

我旅美20年的感言



時間如流水,一晃來美國20年了,20年前的初秋我帶著6歲的女兒來美國芝加哥與女兒母親團聚,沒有想到一歇就是20年。

在美國的20年里可以說,有快樂,有寂寞,有收穫,也有遺憾。是甜酸苦辣什麼都有的滋味。

其實窮也好富也好,重要的是開心就好,有錢的開着遊艇去看日出,我們沒錢的開着舊車追日落也開心。

給國內單位在美國的機構打工,打工的過程中有過勤奮,有過懶散,總的說來都是努力的,因為今日工作不努力,明天努力找工作。

還有同學問我在美國過的幸福嗎,我的感覺挺幸福的,我對幸福理解是幸福是一種感受,我的感受就是快樂過好每一天。

我想一個人快樂的時候就帶上魚杆到海邊去釣魚,豐富自然資源會讓你收穫。

我想讓全家人快樂的時候,我就做一桌拿手好菜,讓全家人品償解饞。

我想讓更多人快樂的時候,我就在不同聚會場合給大家講笑話,說相聲,不小心已在華府華人春節晚會上說了三年相聲。

歷史上美麗痴情女子的十二種結局 (連載四)

案例十:十八春——王寶釧

女人能有幾個十八年呢,最好的時光怎麼過的呢?

王寶釧,唐代的著名牌坊,被男權社會用虛無的光環,借以掩飾自私與卑劣。

隱隱有一種聲音在浮現——女人要像王寶釧那樣,十八年保持同樣的姿勢,一定會有苦盡甘來的那一天。

王寶釧的結局是傳統式的大團圓,與薛平貴夫妻相認,和代戰公主共事一夫,簡直就是千古美談——可惜,十八年後,王寶釧死了,沒能將這種虛偽的美滿進行得更為天長地久。

而這十八天的榮華富貴,對薛平貴來說,是卸下了良心的一個枷鎖,如果他還有良心的話。

他們都說,王寶釧掙脫了封建牢籠,反抗家長權威,追求自由愛情,可歌又可泣。我覺得,歌就不必了,泣倒是必然的。怎麼不哭呢,以為自己找到了良人,卻誤了終生,他確實成了氣候,但不屬於她,她犧牲了自己,到頭來,不過是場夢。

她的死,絕對不是願望得償後的含笑合眼,而是,發現自己堅守的信仰可笑地碎了。

現在,仍然有留守女士的悲劇,贈了錢財送情郎去他國求學,一年半載後,那邊捎話來,對不起,我有了新歡,你不必再等。

案例十一:始亂終棄——鴛鴦

寫下“曾經滄海難為水,除卻巫山不是雲”這一名句的是才子元稹。我要說的是以元稹為原型的《鴛鴦傳》,與王寶甫改寫的才子佳人大團圓的喜劇不同,這是一出元稹始亂終棄的悲劇,更讓人不齒的是,元稹還在文章里為自己開脫。

他說鴛鴦是尤物,不禍害自己,定禍害別人。我只有克服自己的感情,跟她斷絕關係。

鴛鴦並沒有挽救自己注成定局的愛情,她知道自己一着不慎,滿盤皆輸,不該抱枕而去,以至再不能光明正大做人妻,但她沒有露出恨意,甚至去信,囑元稹好好生活,不用牽挂她。

這是一種悲涼的清醒,她願賭服輸,另嫁他人,終身不再見張生,她看着自己的愛情成了廢墟,掩埋了這些,淡出了。倒是元稹還很無恥地追憶着,因為這個女子沒有糾纏他,很安靜地走開了。

無論是在封建社會的唐朝,還是公元2003年的今天,同居對於女子始終弊大於益,除非一開始就不要結果,否則,最好還是在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,與一個男子演繹現代版西廂記。

無論是在封建社會的唐朝,還是公元2003年的今天,同居對於女子始終弊大於益,除非一開始就不要結果,否則,最好還是在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,與一個男子演繹現代版西廂記。

案例十二:蕩娘的胸襟——蕩娘

將《浮生六記》譯成英文版的林語堂說,蕩娘是中國文學中最可愛的女人。

每年清明降臨的時候,頗有閒情逸致的幾位文友,都要邀約到西山去賞桐花。他們說桐花雪里透紅,最容易讓人想到自己的紅顏知己,共度的美好時光,激發妙不可言的詩興詩情。

雨紛紛的天氣,撐着雨傘來觀賞桐花,別有一番妙趣的,“多好的桐花……”有人贊嘆着。的確,西山的桐花似乎比往常要開得熱鬧些,上坡的壯漢少婦,或是稚男幼女,走到這裡都要翹首觀賞,嘔摸著桐花的氣息,面露愜意。

零落的花朵使我想起了我的亡妻——一位賢慧的女人,一位百花的知音和護花使者。家里四面陽光照得很好,與花結緣的她,閑暇之時便買了各種花卉來侍弄,澆水、添肥、剪枝、換土、插枝,忙得不亦樂乎。

花草亦有靈,只要人對它付出汗水和感情,它便要回報人一種美麗和芬芳,以求兩心相悅。

心冷了半截,儼然繁華過後,陌不相知的長笛,吹出一種浸骨的寒冷。



畫小狗的用意

法沃爾斯基是蘇聯現代藝術家和寫生畫家,被譽為“人民藝術家”。成名後,有很多出版社邀請他替書稿配插圖。

有一次,法沃爾斯基遇到了一位難纏的美術編輯。這位編輯自身美術造詣很高,習慣於從作品中找出“瑕疵”,總喜歡要求作者做出各種修改。

到底是拒絕發稿,還是違背創作初衷?這令法沃爾斯基矛盾,沮喪到了極點。一次,心煩意亂的他,隨手提起筆,在剛完成的作品一角,畫了一只很醜的小狗,胡亂交差了事。

美術編輯仔細地審閱過作品後,嚴肅地訓斥法沃爾斯基:“你怎麼能把這只醜陋的小狗畫進插圖?必須把這不倫不類的傢伙給去掉!”修改之後,編輯便通過了作品。

此後,法沃爾斯基每次交稿,都會在作品的一角添上一只小狗,而美術編輯也總是跟狗過不去,責令他把狗刪掉。

法沃爾斯基偶爾也裝出十分在意那只小狗,找出各種理由想保留它,直到爭論到了白熱化,他這才主動作出讓步,把這只小狗作為“最大的犧牲”刪除掉。

法沃爾斯基晚年提及此,曾意味深長地說:當爭論出現時,並不一定必須要取得壓倒性的勝利。如果能巧妙地運用智慧,稍稍“後退”一步,就能在給對方一個台階的同時,為自己創造更多的機會。



淺,享了不少艷福。尤其是花激靈感,香潤慧心,推物入文,更使我的文字大有長進。這樣的幸福時光,如同踏雪尋梅的逸致,梅花三弄的韻事,美麗得無可挑剔。

妻子的離去如花兒凋謝,痛惜得我的



雨落無聲

愛美是人的本性,桐花一定知曉我的心事,一定用了它的語言向我詢問,向我祝福,向我講述它們的故事,只是我沒有通曉物語。

(作者:貴州省榕江 陳紹新)

別想擺脫書

我相信熟練的讀者大概都有這樣一種能力,去書店買書或是到圖書館找書,拿起一本書很迅速地翻一翻,一兩分鐘之內,就能大概知道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。

然而電子書卻做不到這一點,因為電子書是不能“翻”的,即可以跳頁瀏覽,你還是會覺得它慢。

法國知名電影學者尚·克洛德·卡里耶爾說,25年前,他在巴黎坐地鐵的時候,總會遇見一個坐在地鐵站的長椅上好像在等車的人。

正是因為如此,所以,永遠別想擺脫書。



她實在太大度了,也不知中了什麼邪,絞盡腦汁想給沈復納一個妾,而且要求還很高,美而有韻。

在兩人生活水平只是溫飽的情況下,蕩娘竟主動考慮沈復的其他需求,縱然沈復謝絕,她依然微笑着物色。

聽聞名妓溫冷香,便拉沈復去看,結果認為冷香已老,其女憨園正中她意,送了個翡翠釧給憨園,後來憨園給有權有勢者奪去,蕩娘便大病一場,最後,竟死了。

越聽越覺得不對勁,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強烈要求夫君納妾的正室,而且她看上去極為真誠,即使沒有錢,也寧缺勿濫。

沈復是一個寒士,做過幕僚,經過商,會一些風花雪月的東西,寫寫詩,賞賞畫,還有愛花癖。

沈復是一個寒士,做過幕僚,經過商,會一些風花雪月的東西,寫寫詩,賞賞畫,還有愛花癖。

沈復是一個寒士,做過幕僚,經過商,會一些風花雪月的東西,寫寫詩,賞賞畫,還有愛花癖。

沈復是一個寒士,做過幕僚,經過商,會一些風花雪月的東西,寫寫詩,賞賞畫,還有愛花癖。

沈復是一個寒士,做過幕僚,經過商,會一些風花雪月的東西,寫寫詩,賞賞畫,還有愛花癖。

沈復是一個寒士,做過幕僚,經過商,會一些風花雪月的東西,寫寫詩,賞賞畫,還有愛花癖。